老树之殇：老小区里阳光与绿荫的博弈







合肥市舒城路1号小区被修剪过后的树木仅剩光秃秃的主干，部分树木高度仅有原先的1/4左右（①②③组图）

当锯子落下，数十年树龄的乔木仅余下光秃秃的树干。在近日合肥的一老小区内，一场“斩首式修剪”不断撕裂居民共识：低层住户渴求阳光与安全，老住户痛惜逝去的城市记忆。即便地方已经出台明确的技术规范，可纸面规则落地社区，依然绕不开诉求撕裂、程序缺位与专业能力匮乏的现实困局。一棵树的命运，照见老旧小区治理的精细考题。

记者 祝亮 唐朝 王珊珊 文/图

锯响之后：水杉道的消失与分裂的民意

合肥舒城路1号的老小区街巷里，曾经浓荫蔽日的水杉与香樟，如今只剩下一截截高耸的光秃秃树干，树木高度被削去四分之三。散落一地的枝叶，是这片居住了数十年的小区，留给公众最直观的视觉冲击。

这段修剪现场的视频经由短视频传播之后，迅速搅动舆论。居住于此的老住户满心刺痛。“四十年前搬过来，这些树就站在这里。楼房是依着树木修建起来的。”博主@三孝口胖头哥在这里度过数十年光阴，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尚且懂得爱惜草木，可如今，成片水杉却被粗暴截干。

但在另外一部分居民眼中，轰鸣的油锯，是解决现实困境的解药。

小区树木大多高达十几二十米，几十年肆意生长的树冠，死死遮挡住低层住户的窗户。屋内难见日光，衣物久久无法晾干。更现实的威胁来自高空：大风雨雪天气，枯枝随时坠落。物业许经理向记者证实，此前已经发生多起伤人事故，保洁被断枝砸伤腿部，业主也曾被坠落树枝击中头部。安全隐患与采光困境，是推动本次大规模修剪最直接的动因。

许经理表示，本次修剪并非物业私自决策，而是由小区产权单位牵头，走完公开招投标流程交由施工单位落地。在物业的解释中，截干之后树干会重新萌发新芽，二号院过往的案例证明树木可以再度长成大树。

争议爆发之后，博弈开始在现实层面展开。10月26日，园林、街道、社区多部门赶赴现场，支持修剪的业主到场陈述诉求；庐阳区城管与街道中队同步进场核查。施工并未全面停工，但施工方需要前往主管部门，接受核查问询。

同一个小区，同一批老树，站在不同楼层、怀揣不同生活体验的居民，读出了完全相反的是非对错。绿荫是一部分人的乡愁，却是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困扰。

屡罚屡现：过度修剪背后的治理漏洞

该小区的风波，绝非孤例。

梳理2025年以来合肥多起小区树木修剪纠纷，一条重复出现的轨迹清晰浮现：大树带来民生痛点，仓促启动修剪，尺度突破技术红线，矛盾爆发，监管介入处罚。

2025年3月，合肥市瑶海区一小区22棵树木被过度修剪，且未进行书面申报。街道调查确认后决定对小区物业进行行政处罚，并要求一旦树木枯死由物业负责补种。

2025年4月，合肥市经开区一小区物业经业委会、社区研究并公示后，对小区内近200棵香樟、广玉兰实施修剪。因部分树木修剪幅度超出技术标准，经城管部门联合专业技术人员现场鉴定，认定为过度修剪，最终对责任方处以1000元罚款。

2025年6月，合肥市包河区元一柏庄小区露天泳池承包方未经主管部门审批，擅自砍伐树木35株，同时对8株树木实施过度修剪。经包河区农林水务局调查并移交城管部门后，责任单位最终被处以共计95750元罚款。

2025年10月，合肥市水泥研究设计院小区数十棵香樟、广玉兰被截干修剪至仅剩主干，部分业主质疑属于过度修剪，包河区农林水务局介入调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曾对此事进行报道。

今年2月，合肥市蜀山区凤凰城家家景园业主举报物业对小区树木实施过度修剪，且未制定专项方案、未公示、未报送主管部门审批。随后执法部门责令物业立即停止修剪，同时要求其恢复被擅自改造成车位的绿化区域。

放眼全国，上海、南京、苏州、厦门，不少城市都重复上演相似的冲突。一次次罚款警示，却挡不住锯子一次次地落下。

矛盾的根源藏在老旧小区日积月累的现实之中。这些建成年代久远的院落，乔木陪伴社区走过数十年岁月，长期缺少系统性专业修剪。舒城路1号物业坦言，物业入驻仅有两年多，日常只能处理低矮枝条，面对十几米的参天大树，常规修剪已经消解不了遮光、坠枝的隐患。

比树长得更高的，是制度层面的缺位。大量冲突案例中，未编制专项修剪方案、未充分征询业主意见、没有向绿化主管部门申报备案就仓促开工，是高频出现的通病。不少物业、施工单位并不熟悉居住区树木修剪的法定流程与技术标准，把大树治理简化成粗暴“砍头”。

更深层的撕裂来自居民内部。低层住户常年饱受遮光、蚊虫、坠枝滋扰，迫切希望大刀阔斧改造树冠；高层住户珍视绿荫景观，担忧生态受损。两方诉求南辕北辙。很多小区尚未达成共识，施工已经先行，民生诉求直接演变为邻里之间的对立冲突。

纸上红线：规则有了，落地何以艰难

老树截干，不等于必死，但生存代价高昂。业内专家解释，截干之后树木存活，前提必须根系完好，每一处巨大剪口，都要涂抹专用愈合剂。一旦伤口防护缺失，病菌侵入树干，木质部腐烂，树木便走向衰败死亡。

针对“斩首式修剪”愈演愈烈的矛盾，合肥早已尝试筑起制度堤坝。

2023年末，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房产局、城管局、民政局发布居住区树木修剪征求意见稿；2024年3月，四部门正式印发文件，配套出台《合肥市居住区乔灌木修剪技术指引（试行）》，划出清晰的技术与程序双重红线。

文件区分两类修剪：剪除枯枝病虫枝这类常规养护，物业可以自行处置；如果涉及回缩、短截这类大规模塑形修剪，则必须编制专项方案，征集业主意见，取得绿化主管部门技术指导，完成公示，方可动工。技术标准明文规定，无中央领导干乔木回缩修剪体量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三级以上骨干枝条，倡导分年度逐步改造，严禁一次性截干剃光。只有台风、枝干断裂这类紧急险情，才允许先行应急排险。

为了让规则走出文件，2025年12月，林园局又发布《居住区树木修剪事项告知书》，搭配图解海报，流程图、树种对比示意图一目了然，把过度修剪的法律风险摆在明处。主管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推进政策宣讲、现场技术指导和执法巡查，推动科学修剪，兼顾居住权益与绿化保护。

制度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但从文件条文落到小区街巷，中间横亘着多重现实关卡。物业与施工方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一个小区几百户家庭，采光诉求、生态诉求很难完全统一；监管力量面对星罗棋布的老旧小区，很难做到事前全覆盖。很多时候，矛盾都是锯子落下、居民抗议之后，监管才姗姗到场。处罚属于事后纠偏，可被斩断的树冠，已经难以复原。

记者手记

不是剪不剪，而是如何剪

小区大树引发的争吵，从来不是一道二元选择题：不是“要阳光，就必须毁掉老树”，也不是“要留住绿荫，就无视住户安全与采光苦难”。真正的考题，是社区治理如何平衡多元、甚至彼此冲突的公共利益。支持修剪和反对过度修剪的居民，诉求本身并不天然对立。矛盾激化，往往源于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以及前置沟通协商的缺失。

一棵树，一头牵着几代居民的城市记忆，一头连着普通人开窗的阳光、出行的安全。它丈量着一座城市老旧小区治理的精细度。比起冲突爆发之后再去调查、处罚、追责，更珍贵的，是施工之前那一套完整流程：科学的修剪方案、充分的居民沟通、专业的技术介入。油锯落下容易，重新长出一片浓荫，却要耗费数十年光阴。城市对待老树的态度，说到底，也是对待生活在这里每一个普通人的态度。